

DONGLIBO ZHU

董立勃

著

# 箫与刀

刀不是刀，刀是男人，

箫不是箫，箫是女人……

小说月报

原创长篇小说丛书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  
BAIHUA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原创长篇小说丛书

小说月报

# 箫与刀

董立勃

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  
BAIHU PUBLISHING HOUSE  
ART & LITERATURE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箫与刀 / 董立勃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 
2011.5

(小说月报原创长篇小说丛书)

ISBN 978-7-5306-5943-4

I. ①箫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89454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 [bhpubl@public.tj.cn](mailto:bhpubl@public.tj.cn)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23332478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\*

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7.625 插页 4 字数 177 千字

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 定价:17.00 元

# 上卷 山谷

## 第一章

那一年,一个叫毛泽东的男人站到了北京的天安门上,一个叫蒋介石的男人跑到了大海里的台湾岛上,而另一个叫孟正堂的男人却在西部荒野上打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仗。

和他一块儿打这一仗的还有一百个男人。他们喊他不喊孟正堂,喊他孟队长。他们骑在马上,一齐看着孟正堂。这是一个野战军的骑兵团。孟正堂是骑兵团团长。

当他们听到他的口令后,先是会从腰间抽出了马刀,接着还是在听到了他的口令后,会举起马刀。

一百把马刀,都是些很了不起的马刀,每一把马刀在多年不停地征战中,至少已经砍下了一百个人头。

当然,孟正堂的马刀,比任何一把马刀砍掉的人头都要多。不是他的马刀比别人的锋利,而是他在每一次发起攻击时,都会冲在最前面。所以,那么多骑兵,他才会是队长。

按说,人头是不可以随便砍掉的。但有些人的人头却是一定要砍掉的。因为这些人是我们的敌人。我们不砍掉他们的人头,他们就会砍掉我们的人头。我们不砍掉他们的人头,我们就不能取得胜利。

我们一定要把前边一群敌人的头砍掉。这是命令。因为,这

群敌人是马步芳的兵,当年红军的西路军走过这里时,遭到过他们屠杀,好多年轻的女红军,他们不光是要杀她们,还要先剥光她们衣服,让她们经受一种比死还难受的折磨后,再杀她们。知道犯下的罪有多大,知道就算投降了,也不会有好结果。所以,许多国民党的部队看大势已去,就赶紧起义了,只有他们当中一些骑在马上匪徒还在拼死顽抗。

孟正堂说,同志们,一个不剩,把他们全都消灭掉。

孟正堂的马像一支箭一样飞了出去。紧随着,一百匹马也像箭一样飞了出去。带着一阵大风骤起的啸叫,射向了躲藏在山谷间的一群敌人。

一百把马刀在正午的太阳下一齐舞动,比太阳光还要刺目。

最后一个敌人倒下了。这个敌人,是一群敌人的指挥官。看出这一点很容易,因为他戴着肩章。就算没有肩章也能看出来,因为他一直比别的敌人更凶狠。

把这个敌人刺倒的马刀,是孟正堂的马刀。

马刀没有马上抽出来,一只大手握着马刀的把柄,使劲转拧了一下,让血从马刀的血槽间喷出来。手和胳膊全成了红的。接着才把马刀慢慢抽出来,血顺着刀尖往下滴。滴到混有沙子的土里,立刻渗了下去,只留下一点点印痕。好像这块土地,太干渴了,渴得连血都要喝了。

他把马刀举起来,举到眼前看了看,看到上面的血在冒着热气。他想把上面的血擦掉,又把刀向下插去。不是插到敌人身上,是插到土里面。一下子把整个刀身全插到了土里。再拔出来时,一点血迹也没有了,干燥的沙土把血擦去了,刀身亮晃晃的,像镜子一样,照出了他一脸黑黑的胡子。他好像有一个多月没有刮胡子了。

他低下头,看了一眼倒下的敌人。这个敌人,看上去很年轻,好像比他小一点。他的脸上没有胡子,那白净的样子,怎么看都不像个杀人的人,如果是在另一个地方看见他,孟正堂准会把他当个教书先生。

杀声没有了,一点都没有了。荒野静得好像也被马刀刺死了一样。

孟正堂把擦干净的马刀放进了刀鞘,同时,朝着四周看了看。他看到了还有许多人站在那里,当然这些人全是他的同志。他还看到了许多人躺在地上,不用多看,他知道,这些永远也不能站起来的人,全是敌人。

正要像以往一样,打算向站着的人下达打扫战场的命令。他听到了指导员王生康的大声喊叫。

孟队长,这里还有好几个。

王生康站在一块石头上,指着一片树丛后面,朝着孟正堂报告着。

孟正堂听明白了,王生康在告诉他,还有几个敌人藏在了树丛后面。只是孟正堂有点不明白,看见了敌人,有什么可报告的,直接消灭掉就是了。

看到王生康站在那里不动,好像在等他过去。他有些不耐烦了。也大声说,你的马刀、你的枪呢?还等什么,上去把他们干掉啊。

王生康听到了他的话,可他还是没有动。还是说,孟队长,不行啊,你还是过去看看再说吧。

没有过这种情况,以往不管是什么时候,不管孟正堂说什么,王生康从来都不说二话的。什么不行啊。他一个人不行,他身边还有群兄弟呢,没有什么敌人是他们对付不了的。怎么会不行呢?

孟正堂把插进刀鞘的马刀又拔了出来，跳上马冲了过去。他要亲自让王生康看看这个时候该怎么做。

想好了，他要让他的马直接飞过树丛，他要让手中的马刀再次染上鲜血。

他的马是一匹能飞起来的汗血马，它只是轻轻一跃，就跃过了树丛。他的马刀也是用最好的锰钢锻造的，从来没有卷过刃。

可是他的马刀举起来再落下时，只带起了一股风和几片草叶，却没有染上一滴鲜血。

不是他的刀法出了毛病，偏离了目标。无数次的砍杀，马刀已经成了肢体的一部分。只要他愿意，他的马刀可以和他的目光同时刺到某一样东西。

也不是没有看到目标，马儿一跃过树丛，他就看到了五个人。五个人坐在草地上，靠得很紧。也就是说五个人的脑袋挨得很近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他的马刀砍过去，不说把五个脑袋同时砍下来，至少也可以砍下三个来。

刀法没出毛病，又看到了目标。却让马刀落了空。不过，马刀落了空，心里却明白了王生康为啥要喊他过来，为啥没听他的命令。

孟正堂勒住马，回过头，再看那五个人。

看到这样五个人，别说是孟正堂了，换了谁，看到这样五个人，也没法一下子就挥刀砍下去的。

五个人，没有一个穿军装，也没有一个拿刀拿枪。孟正堂杀人，他的士兵也杀人，可手上没有一寸铁的人，他们没有杀过。

当然，手无寸铁不一定不是坏人，不是敌人。敌人一看不行了，就会把军装脱掉，把刀枪扔掉，表示投降。早就接到命令，这群敌人一个活的都不留。也就是说，光凭这些，孟正堂没有理由

让马刀落空。

那么,一定还有个原因。

是的,没有错,是还有个原因。这个原因就是这五个人,是不是敌人不能确定,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五个人不是五个男人,而是五个女人。

还是五个很年轻的女人。

五个女人,坐成了一个半圆。

确实年轻,头发黑黑的透着亮。脸上的皮肤,不那么白,可很光滑,看不到皱纹。衣服不是绸缎的,是粗布的,却很合身,托出的腰身,有弯曲有起伏。

不但年轻,还长得不难看。不但不难看,仔细看还会觉得有些好看。比较起来,坐在中间的那个女人,比另外四个女人还要好看些。

这个女人的头发绾成了一个髻。女人的耳边还有一个环。女人的身上穿着带襟的大襟衣衫,脚上套着的鞋子,还绣了花。

这个女人坐在那里,坐得很直。但眼睛却闭着,好像睡着了。表情也和睡着了一样,好像一点儿也不知道发生在四周的事。又好像她什么都知道了,不用看,就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,还会发生什么。

另外四个女人,样子长得不太一样,可脸上的表情,差不多全是一个样子。说明她们心里边想法也差不多。就像她们每个人的身边都放了一个花布包袱一样。

花布包袱打结处,横穿过一根圆圆的比大拇指粗一点儿的竹管。让人一时搞不明白它是干什么用的。

旁边有人喊,杀了她们,敌人的女人也是敌人。

一些人举起了刀,朝女人们围了过来。

还有人在喊,把她们杀了,为西路军的姐妹报仇。

更多的人朝着女人逼过去。不过,他们边喊叫着,边看着孟正堂。不管他们喊得多厉害,只要孟正堂不说话,他们手中的刀是不会落下去的。他们全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好兵。

孟正堂摆了一下手,让举起的刀先收了回去。不是想好了,不杀她们了。而是没有想好,是不是要杀她们。再说了,他手里有刀,要杀,用不着别人的刀。可他不会随便杀人。他和他的队伍之所以能老打胜仗,就是因为不乱杀人。

再说了,打了那么多的仗,杀了那么多的人,还从来没有杀过女人。打仗是男人的事,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,都很少会让女人去打仗的。

不是说只要是女人就不能杀。只要是敌人,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,只要是敌人,都可以杀。也就是说,现在需要搞明白的是,这五个女人,是不是敌人。搞明白了,真是敌人,再杀她们,也一样来得及。

目光落到了穿过包袱结扣的竹管。他听说过这样的事情,古代的武士会把剑藏在竹管里,在没有被注意时突然拔出,捅进对手的身体。他想,如果这个竹管里藏着什么武器,那么就得让她们死。

他走近了一些,没有走得太近。用马刀可以碰到那个竹管。碰了一下,问,这个竹管是干什么的?

没有问哪一个,不管谁回答都行,只要知道竹管是干什么的就行。

中间那个女子还闭着眼,可嘴唇动了一下。她说,那是箫。

孟正堂说,箫是什么?

还是中间那个女人说,箫是一种乐器。

孟正堂说,这么说,是用来演奏的?

那个女人说,是的。

孟正堂说,那你就演奏吧。

那个女人轻轻一抽,从包袱结扣里抽出了竹管。这个动作,让孟正堂往后退了一步,他可没有那么笨,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说的话,不管任何时候,都不能随便相信。

那个女人仍然闭着眼,但那竹管的一端却贴在了她的唇边。十个手指也分别按在了竹管不同位置的洞孔上。

竹管真的发出了声音。

明明是眼前竹管发出的声音,听起来却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。大家刚一听到这个声音,都不由得把头转向荒野的远处,寻找声音的出处。等到明白了确实是从竹管里流出来的以后,目光就全都落在了那个叫做箫的竹管上了。

随着竹管上的十个手指的起起落落,发出的声音也在变化着,一会儿快一会儿慢,一会儿大一会儿小,一会儿轻一会儿重。只是这声音不管怎么变化,听起来都是那么的平和安宁。

一群长久听着枪炮声厮杀声哭号声的人,突然听到了这样一种声音,好像突然走进了一个梦里,忘记了自己是站在一片硝烟里。

没错,女人说得没错,它真的只是一个乐器,不是武器。

五个女人,没有武器,只有乐器,并且真的能用它吹出好听的声音,孟正堂找不到杀她们的理由了。

女人一下子不吹了,让竹管的一端离开了她的嘴唇。

孟正堂说,你叫什么名字?

女人说,我叫冯可雪。

叫冯可雪的女人睁开了眼睛。

一个人睁开了眼睛,就像一个睡着的人醒了,就像一个死了的人活了。

## 第二章

冯可雪睁开了眼睛,另外四个女人也跟着睁开了眼睛。

她们看着孟正堂,看着孟正堂手里的马刀。马刀刚擦去了血迹,明晃晃的。

她们很害怕。好像很冷,身体有点儿抖,往一起挤了挤。准确说,往冯可雪身边靠了靠,好像这样会暖和一点儿似的。

比较起来,冯可雪好像没有那么害怕。

冯可雪伸出了胳膊,伸向两边搂住了她们的肩膀。

知道了冯可雪的名字,还不知道另外四个女子的名字。

挨个问她们叫什么。她们瞪着眼,看着孟正堂,不说话。

冯可雪在一边替她们说。

一个胖一点,脸是圆的,冯可雪说她叫果子。

一个瘦一点,瓜子脸,冯可雪说她叫枝子。

一个不胖不瘦,鹅蛋脸,冯可雪说她叫木子。

还有一个,个子要矮一点,眼睛很大,冯可雪说她叫草子。

问过了名字,孟正堂想再问问她们怎么会来到了这里。

可不等孟正堂开口,冯可雪开了口。冯可雪说,你还等什么?

孟正堂说,不等什么。

冯可雪说,那你怎么还不动手?

孟正堂说,动手干什么呀?

冯可雪说,杀我们呀。

孟正堂说,谁说要杀你们了?

冯可雪说,他们说的。

孟正堂说,他们是谁?

冯可雪指着不远处的几具尸体说,就是他们。

孟正堂说,他们怎么说的?

冯可雪说,他们说,你们先杀他们,后杀我们。

孟正堂说,我们不会乱杀人。

冯可雪说,真的不杀我们了?

孟正堂说,至少现在不会杀你们了。

听到孟正堂说不杀她们了,冯可雪的脸上有了一点儿笑容。

另外四个女子,好像也不那么冷了。

冯可雪说,不杀我们,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女人。

孟正堂说,是的。

听到孟正堂这么说,冯可雪笑了一下后,又不笑了。

冯可雪说,我知道你们要干什么了。

孟正堂说,你知道我们要干什么?

冯可雪说,和我们睡觉。

孟正堂说,谁说的?

冯可雪说,他们说的。

孟正堂说,他们是畜生,说的不是人话。

冯可雪说,我有一个请求。

孟正堂说,什么请求,说吧。

冯可雪说,你们要睡我们也行,不过,你们一个一个上,不要一块上。

孟正堂说,什么意思?

冯可雪说,不想被马刀砍死,更不想被活活折磨死。

孟正堂说,真把我们当土匪了?

冯可雪说,他们说,你们比土匪还坏。

孟正堂说,他们的话,你们也信?

冯可雪说,他们是国军。

孟正堂说,我们是解放军。

冯可雪说,你们都是兵呀。

孟正堂说,他们是国民党的兵,我们是共产党的兵,也叫子弟兵,祸害老百姓的事,我们从不干。

冯可雪说,这么说,你们不杀我们?

孟正堂说,当然不杀。

冯可雪说,不杀我们,还不强迫我们陪你们睡觉?

孟正堂说,谁要这么干,我就杀了他。

冯可雪说,你说的是真的?

孟正堂突然不想再和冯可雪说什么了,也不想再问她们什么了。堂堂一个军人和女人说这些话,他觉得一点儿意思都没有了。

孟正堂喊了一声,王生康问有什么事。孟正堂说,去牵五匹马来。

战场上到处是马,敌人被打死了,战马还活着。

一会儿,士兵们牵来了五匹马。

孟正堂问,你们会不会骑马?

冯可雪说,原来不会,现在会了。

孟正堂说,这里有五匹马,你们一人一匹。

冯可雪说,为什么要给我们马?

孟正堂说,让你们骑呀。

冯可雪说,骑马干吗?

孟正堂说,骑上马,你们就可以走了。

冯可雪说,往什么地方走?

孟正堂说,你们想往什么地方走,就往什么地方走。

冯可雪说,你是说,把我们放了?

孟正堂说,是的,你们自由了。

孟正堂让士兵把马的缰绳递到她们手上。接缰绳时,她们有些迟疑。看得出,还是不太相信是真要放她们走。

五个女人骑到了马上,从上马的动作看,她们真的会骑马。骑到马上,还没有马上走。都看着孟正堂,好像在等孟正堂下命令。

孟正堂说,走呀。

冯可雪说,那我们真走了呀。

孟正堂说,你们又不是我的兵,用不着问我。

五匹马一齐往前走了。开始走得很慢,好像在等什么。好像在等一声大喝,让她们站住。走了一会儿,没听到后边有什么动静,马走得快了,又走了一会儿,马小跑了起来。

马和马上的人,随着马蹄声变得越来越小了,到后来,完全就看不见了。

孟正堂喊了一声,让士兵们打扫战场。

打扫战场的事,他从来不干。他坐到了一块石头上,拿出了一支烟抽了起来,刚经过的一场厮杀,让他真的有些累了。

王生康走过来,说,孟队长,就这么放她们走了?

孟正堂说,怎么,你还真想把她们的杀了。

王生康说,不是要杀她们。

孟正堂说,那干什么,你不是动了坏想法吧……

王生康说,怎么会呢。

孟正堂说,那留下她们有什么用?她们又不能打仗。

王生康说,我是说,她们到底是什么人,还没有搞清楚。

孟正堂说,你看到的,她们是女人。

王生康说,敌人也有女的。

孟正堂说,她们没穿军装。

王生康说,衣服是可以换的。

孟正堂说,她们没有武器。

王生康说,谁知道包袱里藏着什么。

孟正堂说,她们只有一根竹箫。

王生康说,可她们是和敌人在一起的。

孟正堂说,可能是被敌人抓来的。

王生康说,她们不像是百姓家的女人。

孟正堂说,你怎么知道的?

王生康说,她们的手很细很嫩,应该没有干过粗活。还有

.....

孟正堂说,还有什么?

王生康说,她们会吹箫。种地的女人只会干农活。

孟正堂说,你这家伙,怎么不早说,刚才是该再问清楚些,要真是敌人,就这么把她们放了,我可是犯错误了。

王生康说,要不派几个人去追,她们才跑出去一会儿,快一点,可以追上。

孟正堂说,算了,为几个女人,犯不着。再说了,就算她们真的是敌人,也跑不到什么地方去,全国都已经解放了,到处都是咱们的人,如果真是敌人,早晚会被抓到的。要是再能遇上她们,一定要好好问问她们。

王生康说,我想不会再遇到她们了。

新疆大得不得了,为了消灭这股敌人,孟正堂他们在戈壁滩上跑了好些天,追到天山里,又翻雪山过大坂,一直跑到了这片藏在峡谷里的开阔地上,才把最后的这群马步芳的残匪追上。

打仗这个事,是个要命的事,一打起仗什么都顾不上了,眼睛里除了敌情敌人,别的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打完仗了,才注意了刚打过仗的地方是个什么样的地方。

四周是山，山的样子高高低低不一样。在很高的几个山峰上，有白白的雪。山的半腰上，朝北的一面，长了许多的树，主要是松树和桦树。再往下的山坡，变得很缓，有的地方差不多是平坦的。上面生长着青草。草长得很密很深，风过来时，草就会像水一样翻起了波浪。一直延伸到山坡的最下面的水边。一条河在山谷里流着，随着山势的变化，河水的样子也不同。宽的地方有几十米宽，水不深，大块的一些石头都淹不住，水冲过来，溅起的浪花很高，声响也很大。这样的地方，要过去不难，卷起裤腿蹚水和骑马都能过去，还有些地方，看起来窄，看不到浪，也听不到声音，只有一个漩涡连着一个漩涡，这种水流往往很深，不能随便下去。下去就可能把命丢掉。

孟正堂走过那么多地方，这么好的地方，还是头一回看到。打扫完战场，王生康问他是不是往前走一走，找个地方宿营。孟正堂说，还找什么地方，这个地方多好啊，今天晚上不走了，就在这里扎营，去多打些野味，让兄弟们好好吃一顿。

王生康说，刚才打扫战场时，还缴获了几桶白酒。

孟正堂说，打开了，让兄弟们喝。

王生康去安排了，孟正堂还在远远近近地看着，看了一阵子，没有看够，还想再多看一会儿。

太阳正好落到了山顶上，像一颗很大的血珠子，尖尖的山峰，慢慢地刺了进去，把血珠子刺破了。里边的血流了出来，先是把雪山染红了，接着又把森林染红了，最后把大片的青草也染红了。

看着看着，孟正堂的目光停在了一个地方不动了。显然在一片风景里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目光。可能是太远，有点看不清楚。他举起了望远镜。

王生康走了过来，他说，孟队长，已经全都安排好了，过一会

儿就可以开饭了。你的帐篷也搭好了,你是不是进去歇一会儿?

孟正堂好像没有听到王生康的话,他问了一句和帐篷吃饭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的话。他说,你是不是说那五个女人,咱们再也不会遇到她们了。

王生康愣了一下说,我也就是随口一说,我想她们既然跑得那么快,肯定会跑到很远的地方了。算了,不说她们了,就算咱们没见过她们得了。

孟正堂说,你这个人向来看事比我全面,比我看得准,可有时候,你可能也会看走眼。我这会儿要说,我们肯定会见到她们,并且会马上见到她们,你会怎么想。

王生康说,这怎么可能呢?孟队长可真会开玩笑。

孟正堂说,我这个人就这点不好,不太会开玩笑。你朝那边看。

孟正堂放下了望远镜,朝着西边指了一下,让王生康看。

西边远处的一片草浪里,有五个亮点在时隐时现地闪动着。猛一看,有些虚,看一会儿,就不虚了。再看一会儿,就能看出是五匹马。五匹马在走,走着走着,就会看到五匹马的马背上还骑着五个人。

不用等看清楚五个人的样子,就能看出五个人是女人。

又过了一会儿,就能看出五个女人,真的就是刚才骑马离开的五个女人。

王生康说,这是怎么回事?

孟正堂说,这得问她们。

王生康说,不会是丢了什么吧?

孟正堂说,没准。

王生康说,正好可以问个明白了。